

總18
印

那沙幕歌劇著

捉鬼

新利國書局刊行

此書由同志捐贈

鬼 捉

著 沙 那

新 中 國 書 局

捉鬼

基本定价七元五角
外埠郵運費加酌準

著作者 那 沙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香港利源東街23號二樓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承印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德忌笠街二十三號

版權所有不準翻印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一號

(558) Q253 K.0001-3000

序

夏征農

這個劇本，是描寫一個奸霸地主楊敬齋如何用盡一切陰謀詭計來抵抗土地改革，破壞農民運動，以圖挽救其垂死的命運。

這是土改初期的現象。在東北，由於解放區還只有近兩年的歷史，許多地方都經過敵我爭奪，基層組織沒有建立，領導上曾經存在包辦代替與『份子主義』的偏向，農民政治經驗不够，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因而土改的領導權，往往被地主惡霸流氓狗腿所竊持。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在一些新地區，都有可能發生。

作者曾經參加一個土改工作隊，在鄉村做了兩個多月的工作。本劇的內容，就是他在工作中所實際經驗的；因此，寫來很生動，也很簡練，特別有些歌詞寫得很好。但我在這裏，主要的不想說到這些，我只想說一說，這個劇本，給了我們什麼呢？

第一、這個劇本告訴我們，土地改革，是一場殘酷的農村階級鬪爭，必須經過反覆的衝鋒肉搏，才能最後打倒敵人。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敵人——封建地主階級，有着

數千年的統治歷史，經驗是很豐富的，力量是很頑強的，農村中的一切，連風俗習慣在內，都是他的統治的工具。對付這樣的階級敵人，我們不能有絲毫的疏忽、懈怠、自滿，我們不能把那些地主，看成只是個別的人，而必須看成是一個社會的階級力量，我們要打倒地主，不是簡單的打倒幾個人，而是打倒整個封建制度。因此，我們必須隨時注意和警惕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如利用狗腿，組織假鬪爭，假農會，用金錢女色去引誘腐化幹部，勾結土匪進行翻把暗殺，以至放毒藥，放野火，殺耕牛等等破壞行爲。我們不要看到地主的土地被沒收，政治經濟上已打垮，就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一點也不能麻痺自己。平分土地後，還必須對於地主加以管制，在勞動中給予改造，並要從發展大生產，建立農村的民主政權與革命秩序，這樣來斬斷地主的一切社會聯系，才能最後完成這個消滅封建地主的歷史任務。

第二，這個劇本告訴我們，群衆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群衆的眼睛是亮的，不管封建地主是如何的陰險毒辣，終於敵不過廣大農民，不能阻止農民運動的發展。這就使我們認識到：只要堅決的相信群衆，依靠群衆，走群衆路線，發動整個貧僱農階級，組織以貧僱農為核心鞏固的團結中農的農民革命大軍，就可掃除一切障礙，把土地革命進行到底。在運動開始時，有些最貧最苦的農民，如劇本中的李國忠、貧僱甲等——由於生

活特別困難，階級覺悟還模糊、鬪爭性差，有時存着懷疑、觀望，表現不積極，這是難免的。這主要的還是群衆沒有發動起來，時候還沒有到，因而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利益，看不到大夥的力量。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他們，把他們看成落後。沒有辦法。如果這樣，就不可能有階級路線，也不可能發動貧僱農階級，運動就要失敗。我們應該善於啓發他們，誘導他們，在鬪爭中不斷教育他們。只要階級力量發動起來，使他們看到了力量，看到了鬪爭與他們自己的生死關係，他們就不但會積極參加，而且一定成爲鬪爭的主力。

因此，我認爲這個劇本，是有着教育作用的，對於幹部，對於農民都有益處；雖然裏面還存在若干缺點。如對於運動初期中所產生的打殺的偏向，只是樸素地反映出來，對於楊敬齋、張四等罪惡活動的被發現，寫成單純的是因爲縣裏開了農民大會，而不是主要由農民的自覺。我們的劇本是反映現實的，但不是照像式的反映，必須把群衆行動與黨的政策貫穿起來，提出問題，還要解決問題，這才算是真正的反映了現實。但不管怎樣，這是一個很好的劇本。我願爲介紹，並望能在演出中給予不斷修正，使能成爲更完善的反映土改中群衆鬪爭的劇本。

一九四八、三、二十八日。於安東鎮江山。

全劇人物表

(以登場後爲序)

楊敬齋——五十六歲，奸霸地主

紅花——十八歲，敬齋女

張運通——三十五歲，農會主任

李國忠——四十七歲，老實貧農

老王——四十歲，農會伙夫

張蘭英——二十歲，婦女會長。敬齋子之未婚妻

楊德財——三十歲，武裝隊長

張雲太——三十八歲，財糧

楊廣智——二十九歲，文書

李長興——二十五歲

王新成——三十三歲

李國標——五十歲，老實貧農

國標妻——四十歲

杏兒——十歲，國標女

敬齋妻——四十九歲

地主——甲、乙

楊貴元——二十八歲，敬齋子

貧僱農——甲、乙、丙、丁、戊……數十人

分場・時間・地點・

全劇——

時間：一九四七年，冬。

地點：東北新解放區××屯。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天的端午

地點：楊敬齋的門前

第二場——

時間：緊接第一場

地點：村公所屋內

第三場——

時間：緊接第二場

地點：村公所院內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第一幕後五天，早上

地點：李國標家門前

第二場——

時間：緊接第一場

地點：往李國標家的路上

第三場——

時間：緊接第二場

地點：李國標家門前

第四場——

時間：當天晚上

地點：往楊敬齋家的路上

第五場——

時間：翌日晨

地點：同第四場

第六場——

時間：緊接第五場

地點：楊敬齋家中

第三幕

第一場——

時間：第二幕半月後的一天下午

地點：往村公所的路上

第二場——

時間：當天的半夜

地點：李國標的門前

第三場——

時間：翌日拂曉

地點：村公所院內

第四場——

時間：第三場後第二天，早上

地點：村公所屋裡

第五場——

時間：第四場的晚上

地點：墳地

第六場——

時間：同日夜深

地點：野地里

第七場——

時間：第六場後第二天

地點：廣場上。

第

一

幕

目 次

序	· · · · ·
全劇人物表	· · · · ·
第一幕	· · · · ·
第二幕	· · · · ·
第三幕	· · · · ·
附：歌曲全譜	· · · · ·

第一場

——一天的晌午，天氣陰沈。楊敬齋的深宅大院，雄踞一方，門前一條大路，四通八達。

楊敬齋身穿皮襖，外面套着一件破夾襖，一根草繩扎着腰。他手提一只小飯籃，愁悶地走出了家門。

楊敬齋（下簡稱齋）：「唱第二曲」

太陽不見天昏暗

我神魂不定，心呀悶沈沈

恨只恨妖魔鬼怪，把乾坤倒轉

眼看榮華富貴，化作過眼雲煙

難道我命里註定，遭這場大難

我還得安排妙計，衝過這一關

〔紅花從屋內上〕。

紅花（下簡稱花）：爹爹，又要上那兒去啊？

齋：孩子，你聽爹說啊！「唱第三曲」

手提飯籃大街去要飯

花：要飯，真的麼？

齋：別問是假還是真。

楊敬齋破上老臉

誠心叫他們看看多可憐

花：爹！我不明白。

齋：紅花兒，不怪你不明白。你今年十八了，從小嬌慣，吃好穿好。說起來，你爺爺去世的時候，只甩下了星星點點的家業……全靠你爹我，滿洲國時間當了多年的村長，兼着勞務系的事兒……國民黨來了，我又當了聯保主任，還兼着保區分部的書記。東一把西一把的掙下了這一份家業，說地土有一百多天，說房屋有好幾十間，其他金銀財寶那就難得細說了。這些年來，方圓幾十里，那一個不知我——楊四爺——楊敬齋！……

花：可不是麼？「唱第四曲。」

誰人不知楊四爺鼎鼎大名

齋：誰人見了敢說不低頭

花：叫他往西呀不敢向東

齋：叫他去死斷斷不能生

「白」可是，今天大禍臨頭了？！

花：怎麼的？

齋：紅花兒，你好糊塗！

花：「想起」啊！爹，你是說窮鬼們還得「鬪爭」咱家？

齋：唔。

花：那不是早「鬪」過了麼？一些箱箱櫃櫃的不是給抬去了？

齋：那算什麼，大的還在後頭哪！

花：那才不怕哪，咱一些值錢的好東西都掩的掩藏的藏了。叫他們找去吧！

齋：不找怎麼的？他們找不到東西就得打人！西面××屯昨天打死了一個，有幾家也給打了半死。

花：爹！快把哥哥，找回來吧。

齋：你說什麼？

花：我說，快把哥哥找回來，先打死他們幾個，看他們還敢「鬪」！

齋：「哥哥！哥哥！」你又提起你哥哥！

花：怎麼的？哥哥回來一定有辦法。哥哥滿洲國當了好幾年警察，中央來了又當上了巡

官。誰敢惹他，誰不怕他！

齋：「厲聲」快給我住嘴！你這孩子……「四顧，輕聲」你再提起你哥哥，咱更沒命了！

花：那眼前可怎麼辦？

齋：眼前還不要緊，眼前還有人在頭前擋着。

花：爹說的是誰呵？

齋：你又忘了？一個是農會主任，一個是婦女會長，還有……

花：爹說張四和張蘭英呵！哼，他兩敢不幫忙？張四是爹往年手下聽差的；張蘭英又是咱沒過門的嫂子。

齋：紅花，往後可不許沒大沒小，開口張四張四的。得叫四表哥！再不，叫主任。

花：我不說什麼他也是爹手下聽差的。他還忘了那幾年端的誰的碗，吃的誰的飯，誰給他撐腰來了？

齋：你又來了。往年是往年，眼前是眼前！昨天晚上給你說的好好的，「一字一板」咱得把張四——張連通老老實實地抓在手心里。這就得看你了！

花：管保叫他聽咱們使喚就是了。可我——我不能嫁給他當「小」的。